

朱子成書

西銘

廬陵後學黃瑞節附錄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
 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
 左書泛愚右書訂頭伊川先生曰是皆爭端
 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
 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
 門專以兩銘開示學者而於銘則未嘗言蓋
 學心者誠於西銘之意則若東銘則雖有亦
 則非心廣理明之意則若東銘則雖有亦不
 遂切然得意於窮而於下學則雖有亦不
 不切然得意於窮而於下學則雖有亦不
 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之功蓋猶有
 日語哉○呂與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羣當
 康定用兵時年十入既成以名自許上書謁
 范文正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何事於未足於勤讀中庸釋老
 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勤讀中庸釋老



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
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
學淳如也晚自崇文而疾
一室左右簡編以書其志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
也學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門人曰吾事無失吾乃則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則
已矣先生氣貫剛毅德盛
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
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
識與不識問以語人雖有
之明道程子曰訂頑一之
來學明道程子曰訂頑一
躰也學者所未到曰訂頑
此地位自別有見此意不
補也○訂頑立心便可達
仁者○訂頑立心便可達
此仁者○訂頑立心便可達
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
若得識無到

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
不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
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心
事必有此事焉而勿正心
毫之能力此其存之正心
知良心元不喪失以道若
能心之久而樂亦不患此
意以是須得人厚如此筆
子以孝後未得子厚如此
之仁孝也○遊酢於西銘
不孝也○遊酢於西銘
語外孟子得後有意原道
曰孟子得後有意原道一
大要盡道元未若西銘則
却只說道元未若西銘則
無出此道也○孟子後蓋
如何曰此文也○孟子後
之聖人也○此文也○孟子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
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

言聖人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不足
說聖人無他見識弘而道不毅則難
者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和不靜觀
則無以養浩然之氣者銘也○和靜
銘能養浩然大氣者銘也○和靜觀
後半能養浩然之氣者銘也○和靜
大只是與人同朱銘備載此意天與
便是與天地同○朱銘備載此意天
是至能盡此道而伊川又以西銘之
人至約而理則無餘矣○坤之實之
所自來以明則無餘矣○坤之實之
知化之妙以明則無餘矣○坤之實
始形者一時所見而發也○便是不
來形者一時所見而發也○便是不
借此以明其理○天○地○人○之
當不向須得此理○天○地○人○之
亦不向須得此理○天○地○人○之
老亦不向須得此理○天○地○人○之
如契疾書詩頂之訓示我曷力踐

按先生出大梁人父涪州公卒于官諸
不克歸葬治州公于鳳翔郾縣橫渠鎮因家
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祈州司法遷
靈巖縣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悉若
渭州僉判軍府之政取軍儲大咨焉
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大咨焉
二年以呂晦叔薦披召入對上問治道
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
新政不合二年移疾居橫渠仲復召還
子諱行經界十年移疾居橫渠仲復召
同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
西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一葬涪州公
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元公以問
正公謂弟子諱明誠中子程純元公以
民奏張其學際天人誠通金石著書萬
陽變化之端仁義道不究通蓋孟軻之
定亂國之經了翁奏乞賜謚孟軻之
擬亂國之經了翁奏乞賜謚孟軻之
仁人皆不果定謚明云○又按家語孔
公問篇亦云西銘如事親如事天禮記
子厚問生皇子甚喜見此合明道程子

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也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又按西

銘皆用韻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前至末皆是此一分子殊乾父母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母性補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於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矣帥乃孟子氣之充者有一毫之不足則非塞矣帥之充者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人中句為之則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他人中之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兄弟同胞皆是其血脈過度處。一書緊要血脈

迹那化底却
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
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
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
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申生二子皆
不能無失與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
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不正處若
天論之誠是無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心以奉事
之爾○六聖賢事是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
伯奇申生皆是有變此在人事而言者如此天道則不
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申生之不去伯奇
之自沈皆附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
何也曰舜之德豫貨化育也故所以功中生待烹順
受而巳故曰其德足以化育也故所以功中生待烹順
之仁也伯奇則無所自沈也故所以功中生待烹順
伯奇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也故所以功中生待烹順
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附父之失此所事者
天也天豈有妄而又有何附耶西銘
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若迹論也

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及其妻以蒸然不熱因出之終身不取妻
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
吉甫知其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以後妻
甫甫子無罪後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
吉甫子無罪後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
雖只平說而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聖賢事
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開兩端說朱子解亦
然舜禹參樂且不憂之孝樂天者也穎封人申
生伯奇于時保之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
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
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
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
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守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
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
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
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
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
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
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然

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
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
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
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
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
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
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不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者
過矣雖顯子仲弓之徒言也孟子之問仁者
多矣雖顯子仲弓之徒言也孟子之問仁者
方耳至於仁之說也最親無如也此者然亦
人路也言仁之說也最親無如也此者然亦
未聞如西銘之說也最親無如也此者然亦
以起後學之弊也豈墨氏之罪哉蓋仁者
其流遂至於無父也豈墨氏之罪哉蓋仁者
歸罪於墨子者無父也豈墨氏之罪哉蓋仁者
行必藉其所以激而此耳西銘故君明子言
深然而賢者出而推本及用其銘發明子
世有聖賢者出而推本及用其銘發明子
時竊妄意此書蓋西銘之學造極乎人
學生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乎人
學所不能窺側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何伊川先生於此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名之論則先生於此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善養氣之論則先生於此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此哉西銘明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
而私勝之流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正極義之使也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及用被欲使也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亦異乎龜山使也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以然且使也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學之西銘使也仁之罪也無差等而無義分
墨氏以前書所論終身之殺弟以豈敢有
此物非以理無窮論而親殺弟以豈敢有
鳥知所過人之言而親殺弟以豈敢有
所非謂大過人之言而親殺弟以豈敢有
及老人之幼者勿無以善而推之其幼者
曰老一者安之幼者勿無以善而推之其幼者
者理一者安之幼者勿無以善而推之其幼者
以爲仁之故也少者勿無以善而推之其幼者
當其分之所至義一者盡也分則無事乎
所謂平也所謂稱也何謂西銘之書以施物
所當其分之所至義一者盡也分則無事乎

稱物之義故曰言躰而不及用蓋指仁義之過其流自
 故自仁之過則害其蔽無分無則則妨義之過其流自
 私之兼愛也二害仁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
 氏西盜之旨隱奧難知固未達耳今得先開論所
 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辨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論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論
 本不謂之學一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論
 來通味是理一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論
 綜此意自天地之分殊遂固自理一分殊出此一
 之其直說又自地之分殊遂固自理一分殊出此一
 簡有直說又自地之分殊遂固自理一分殊出此一
 爲母所謂理也。乾坤者天地之父母也。父母之
 身之不可棄也。其分也。乾有橫說坤有直說。父母
 稱母不可棄也。其分也。乾有橫說坤有直說。父母
 看乾父坤母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是有親疎。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物不親疎。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同胞。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夢不親疎。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曰家。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差之家。此固是自家父母。而不知其分也。父母

便相離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費乎分殊之中。而夫
 始相離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費乎分殊之中。而夫
 子始相離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費乎分殊之中。而夫
 大統一發。明此之龜山。只說得此。頭作小截。伊川
 截上下一推布。亦甚分明。此爲義問。龜山是說。其
 以爲仁。知來底義。是所分。以明爲義。問龜山是說。其
 仁爲江。山來底義。是所分。以明爲義。問龜山是說。其
 流爲江。山來底義。是所分。以明爲義。問龜山是說。其
 愛義且母。如兄弟。愛一鄉黨。愛到朋友。自隱之
 是義且母。如兄弟。愛一鄉黨。愛到朋友。自隱之
 許多般。禮敬也。是如敬。到朋友。自隱之
 節便義。禮敬也。是如敬。到朋友。自隱之
 自便義。禮敬也。是如敬。到朋友。自隱之
 至如義。禮敬也。是如敬。到朋友。自隱之
 合如義。禮敬也。是如敬。到朋友。自隱之
 子各便。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孝事這。便不是。仁各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物事這。便不是。仁各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隨在分。便不是。仁各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放出來。便不是。仁各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多分別。便不是。仁各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到此各慈。其

者如何爾於是輯就其編會歸義例呂汲公曰先
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
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
正知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伊川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五
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
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
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
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
萬物○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
之○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
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是也二
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大和篇第

大和所謂道中涵淳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
緼相盪勝負在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
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知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二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

則一不可得而見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兩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按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說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曰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行其健一日一度日行速健於天

日一度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度之起度端
終一度二日無三縮正恰好被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則天起日為度
一積至三百六十度得本數而一年所行進之度亦恰退盡
之數又與天會進數為行天而左退數為右是法故
本數遂與天會進數又行天而左退數為右是法故
百三十六度十五度四分一度之至二十七日半強而古
周天與初躔合又行天而左退數為右是法故
強與日會進數難為行天而左退數為右是法故
曆家以進數難為行天而左退數為右是法故
謂之行速此錯也其易見日月退數之爾乃云是法故
月行速此錯也其易見日月退數之爾乃云是法故
西度有九執其是順言故易辨辨蔡季通云
是域有九執其是順言故易辨辨蔡季通云
而緩急各不入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入宿便
右之說極精如此以輪而論在日輪少則日反
在內大輪轉急以小輪而論在日輪少則日反
有慢便齊日月以輪而論在日輪少則日反
八宿及諸星皆循天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天宿及諸星皆循天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故也子曰海潮占天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
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正位而
汝按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
汝按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雷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德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朱子曰或問此語解曰天之心之解存此皆此理也民心之解存此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躰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大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躰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躰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物有故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於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若歸示

之始歸往者歸之終

朱子曰氣又小字以有物小為義故氣字從示

以天之神氣也神地之氣也然示人故

小即神也神即氣也

息也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綏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躰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

以形漸漸而化若急辭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從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
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造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論得亦不甚分明惟
是神化二字雖程子論得亦不甚分明惟
神化二字雖程子論得亦不甚分明惟
神化二字雖程子論得亦不甚分明惟

問節是逐一換將去便成一年一月復一月
月節何爲家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問象若非
氣指何爲家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問象若非
氣指何爲家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問象若非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而大德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

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居則用利無神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在實及德也一立有我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微也則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善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

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者乎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則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躰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曰死之所息謂神反之謂鬼同是然謂之氣爲生息也今之謂神反之謂鬼亦以方神之氣爲亦有神分之謂神反之謂鬼同是然謂之氣爲有伸縮此處要知神反之謂鬼同是然謂之氣爲而有靈是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洋則濕然水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見其性之說與川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躰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恠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氣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各鄉音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明則為六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自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實皆帝則之以察者端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共惟已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朱子曰或問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感物有感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自也所謂感而遂自無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如此斯而自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如此斯而自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如此斯而自息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息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履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全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也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然之妙萬殊之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然之妙萬殊之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然之妙萬殊之本也

之今則別有論氣質之性即此賦墮在氣質之中
爾其別有性也。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
善而荀子橫張子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
品又全之。則始定蓋自其地而言之性氣質之性然
後諸子之說始定。天地故其地賦與萬物之言之
質而為之則始定。天地故其地賦與萬物之言之
乎氣質之中也。故其地賦與萬物之言之
存於天地之間。形而後指其純者。性也。賦與
以天地為形。而後指其純者。性也。賦與
之。不別也。形而後指其純者。性也。賦與
則氣有明也。故其所受之理。明也。賦與
木則有氣。故其所受之理。明也。賦與
性則有善。故其所受之理。明也。賦與
物則有氣。故其所受之理。明也。賦與
善則有德。故其所受之理。明也。賦與

人之剛柔然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聖聖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子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
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人之剛柔然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聖聖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子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
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了口只將自家意思外強使見得人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成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言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躡天下之物物有未躡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括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身

朱子曰射猶仁射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時

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私意則便有不

與包括未盡是心為外蓋私意問隔而物我

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如格物致知之

意與射用之性不同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

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問不其理如格物致知之

微功夫到然後然貫通蓋尋常一見聞一事只是

已得盡心則只是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天而無心則只是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之至則心自然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只是有後知然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物皆在然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在然極上工夫極上工夫極上工夫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伊是無外之實。西山直曰。朱子云云。慮其弊至此。幸者未可以疑。張子之說也。

○在

○不

○物

○只

○心

○之

○天

○已

○知

○微

○此

○意

○對

○與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
知爾

躰物躰身道之本也身而然其爲人也夫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斃乎其卑矣

能以天躰身則能躰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無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水

以其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遁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

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躰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位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
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上也

按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
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
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
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
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躄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一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生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取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致。以先之。無致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與。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猶至者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也故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論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文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
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
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
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身由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
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
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
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
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嘗不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當黨類難相爲
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字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

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

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

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

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享天下修

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

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引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既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淺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歸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達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王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矣
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
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禮直斯清
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也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道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土之道
非有迷於人者也

必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受未厭之尤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五君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慝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

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

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敏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

己不敢不聽

虞初贊成訟獄者不之然也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犯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足以聲色

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

按孔子用詩語而以下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

姓充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年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濠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邑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國乃吾事也後之世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也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
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
之意使其繼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未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功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也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翬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受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

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從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然後窮
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
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俎牛之字雖無全體然付其色辭且角縱不爲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經之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之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之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一

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有養亦是大地之生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消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故詐妄之道也把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明道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而反以成樂其盈禮而進以成文其盈禮是退讓之節。朱子曰樂記云禮而反以成樂其盈禮是退讓之節。朱子曰樂記云禮而反以成樂其盈禮是退讓之節。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

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天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子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

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

人

程子曰意欲其如是也

藝者為之公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

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迷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翁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
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財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高遠避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事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上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
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正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

也

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曠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默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氣

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
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
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
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著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身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不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多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止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應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元
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者
聖人川學有所謂君有用臣有用聖人有
若專倚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
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可

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才
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
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聖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
君德矣而非上治者也九三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
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
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

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道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於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言為義為利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

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蒼葦為蒼葦竹為虜皆驚辭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

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

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其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雖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而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

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其言反又言復終則

有始循環無窮人惟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

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非滿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

命之理繇三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交有攻取愛惡本情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

當凶當不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凶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
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
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測所以妙
乎神變化進退之象六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
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性之為道也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
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
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
之成童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成童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舞焉

興已之善勸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

未美故綯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綯之用

下文繪事後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綯以青赤材赤黑必綯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
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其有物臨之者豈非存
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聖無
時離言身豈非存誠及時邪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求朋故無怨媿以類行而不

能畏其朋故不以朋備數也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上

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等

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

鬚蕭索華有譽處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

諛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方簡方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大節之故詩人陳其然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友而致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伐柯言正當加

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

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棟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革一偏一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只是兩段

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

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

按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蘼藪為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也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

航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執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

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玉天下有三重言也

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

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

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

故次睿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

九以嚮勸終焉五為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不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言

賢者先得之於踐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

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博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端則九族勉敬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為自明其德

若孔氏之注愈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

一說

曰孝及舉以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拾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